毛泽东指示和谢富治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汇报十四次公安会议时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

毛泽东　谢富治

1965.06.09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核对。记录得不准，不全，只是大意，其中可能有遗漏差错，请阅后退回省公安厅办公室机要组。）

（一）

六月九日毛主席在杭州听取汪东兴副部长汇报后的指示

（在汇报到全国治安形势，除了一些地方有些春荒，越南局势下四类分子有些暴露以外，全国形势很好时）主席说：天下太平是好事，不太平也不是坏事。（汪副部长对不太平也不是坏事这句话的体会是：一可以警惕；二可以做好工作；三可以暴露敌人。）

（在汇报到这次公安会议主要是进一步贯彻主席、中央关于依靠群众专政，矛盾不上交的指示时）毛主席就说：对矛盾不上交是要有个认识过程的，你叫他不上交，他发现坏人，就要拘留捕人。捕人、拘留的办法就都是上交。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要放在本地，老百姓熟悉，便于改造，不要一发现反革命破坏分子就统统捕起来、上交。那样他家庭子女就有敌对情绪，也影响劳动力和生活问题。

（在汇报到整顿公安队伍时）主席讲：公安队伍不仅要整顿好，还要培养新生力量。南方地、县两级干部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包括你们的县公安局长，厅局长也是北方人多。听说广东这个问题做得好些，我看中央要做决定，把县、地两级干部分批调回北方，不然，压在那里，新生力量起不来。（谢部长说：主席的中心思想是地方干部提拔不起来，不要有所误解，也有一些同志有生活习惯、身体不适应、生病等情况，不适合在那里工作。县公安局长有地、富出身的基本上不要在本县，在一专区、一个省没有关系。）

（二）

毛主席六月二十六日对汪东兴副部长的一次谈话

主席见了汪东兴同志就问：你这几天忙些什么？

汪答：昨天去开公安会议了。

主席问：讨论什么问题？

汪答：谢、徐部长在部党组和参加全国会议的组长会议上传达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精神。

主席问：哪一个杭州会议精神？

汪答：是主席给华东局会议的讲话精神，还有与总理、陈总、先念、罗总、秋里、谷牧等同志的讲话。

主席问：那些谈话都没有记录，不知记得怎样？

汪答：在华东局的讲话有一个记录稿。

主席又问：计委会是谁传达的？

汪答："三五"计划是余秋里同志传达的。罗总传达了主席的军事思想，还讲了体会。彭真同志也讲了体会。谢、徐部长传达了主席在杭州时给我谈话的记录。

主席说：

这次我又压了他们一下，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建设，没有大注意。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搞不上去，西南的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搞翻了还能打仗吗？要他搞要么就听不进去，要么就不搞，要么就拼命搞。

汪问：是否有点过分了？

主席问：就是过分了。什么都怕过分。我想纠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其实大三线我有点担心，小三线我不担心，省里搞嘛！他们有多少就搞多少。比如你们江西的吉安某一地方有铁矿煤矿的话，就建一个五万吨或几万吨的钢铁厂、可能快一点。大三线就不同了。有的厂不能搬就不要搬，如鞍钢那么大，怎么能搬呢？旧的搬了，新的没有搞起来，能搬就搬，不能搬就算。

汪东兴同志汇报：到山东时与刘秉琳同志谈话中谈到山东的油田是富矿，两口大井，一口一天出一千多吨，另一口八百多吨。

主席说：这样大而富的油井，据说世界上也不多，你要搬，搬那里去？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了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

汪说：美帝国主义陆军战斗力不行，被越南人民打得很狼狈。

主席说：它陆军打不过我们，它还有一点现代武器。总之，美帝国主义不会听我们的，不能以建设好为转移，要打就打，我们有些同志要么不急，要么就很急。

汪问：是不是说三线建设迟了一些吗？

主席说：有些同志就是听不进去。

汪说：谢部长传达时讲到五八年郑州会议，以后武汉会议、成都会议、上海会议上，主席讲了很多，但没有很好体会主席的指示。

主席说：打仗问题也要分析，在延安汪安湾，他们要向东，我要向西。敌人当时的意图就是要我们向东，赶我们过黄河。我说不看到敌人不走。你一个排打一天，还不是可以。敌人离我们几里路也不怕，他也是人，你也是人，越怕越倒霉。胡宗南开始那么神气，大吹要占领延安，结果不到一年，我们把敌人打败了，延安又收回来了。

主席问：你们这个会议讨论些什么？

汪答：还是我在杭州时向主席汇报的几件事：矛盾不要上交，坚持少捕少杀政策；研究治安形势等。在杭州时，主席说过：天下太平是好事，不太平也不是坏事，我体会这句话是指可以提高警惕、做好工作、暴露敌人。不知道对不对？

主席说：对嘛！我曾看到你们在武汉搞掉一个国民党的什么司令，台湾不是还开追悼会吗？你怕什么，敌人就是你们说的四类分子，也不要看成铁板一块。四类分子也要分上、中、下，家庭也有左、中、右。可以进行教育改造，有的能改造好，有的在对它有利形势的时候也会造反。你们不是讲矛盾不上交，少捕少杀吗？你们这么讲，他们是不是又会偏到该捕的也不捕了；民愤大的、要行凶杀人的连一个也不杀了。不要又偏到另一面去了。该捕的还要捕。硬不准捕也不对，有的捕了以后搞清楚了还可以放回去吗。什么都不

能过分，捕得太多了不好，捕那么多人干什么？都是劳动力吗！我就是怕我们的同志片面。

主席问：会要开多久？

汪答：大约月底就可结束。

主席又问：谢部长有报告吗？

汪答：有个讲话。

主席说：我要看讲话稿。

汪答：有个汇报提纲。

主席说：不是有录音吗？我不看汇报提纲，要看原始记录稿。

汪问：主席不是要再讲一次吗？

主席问：我看了以后再谈。

汪说：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四清与整顿公安队伍问题。

主席说：队伍要整顿，还要锻炼、教育。干部犯了错误一脚踢开，不是真本事，要教育。林克同志（主席秘书）昨天向我汇报他在农村蹲点的情况。我还劝他跟谢部长到工厂去蹲一次点。

汪说：谢部长的那个点已经搞完了。

主席说：他那个点搞得不错，原来想叫林柯同志去工厂蹲次点。

汪说：我九月下去蹲点。

主席说：可以同意你去，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今冬明春，再一个冬春社教就差不多了。